

偶遇兵哥

■李燕燕

很快我得知,这个瘦高帅气戴副细框眼镜、眉间夹着几缕细嫩皱纹的年轻军医,就是“兵哥”。

兵哥给两位作家送来药片和氧气罐之前的一个小时,一直在炊事班帮厨。他和几个十八九岁的小战士一起,用若干大桶抬土豆、白菜、大米、面粉、冻肉。把食材运进后厨,肩上扛着一杠三星的军医兵哥,又开始对着一个大盆削土豆。

吃过晚饭,我披着一件红色防寒服,随意地在营区里走动,不料从暗处竟然蹿出两只半人高的大藏狗冲我狂吠。我吓得手足无措,呆在原地不能动弹。“听话,回来!”有人喊了一声,那两只狗停了停,便转身撤回角落,只扭头发出呜呜的警告声。黯淡的路灯下,勉强能看清喝住藏狗的人,正是兵哥。他笑嘻嘻地朝我走过来,说:“小心些,在院里溜达,一定要把你白天的荒漠迷彩穿上,狗只认穿军装的!”兵哥告诉我,这里的狗是被兵们训练成这样的,它们很较真儿,只要是军装,不管常服、迷彩、作训服还是军大衣,都能认出来,否则,一概咬。有一年教导员探亲归来,穿了一身黑色羽绒服,提着行李走在院里,几只藏狗发了疯似地追着狂咬。虽然战士们赶着喝狗,又拉又打,教导员没受伤,到底可惜了媳妇儿给买的羽绒服,被狗牙齿爪子弄出几个大豁口,鸭毛满天飞。

二

攀谈中得知,兵哥生于1983年。军医大学本科毕业分来的,最近硕士刚毕业。我与他有缘,于是越聊越热。那晚,兵哥带我参观了他们几个军医的宿舍,是一溜平房,紧挨着食堂。兵哥住的两人间,除了一张铁架子床,四周全被各种专业书籍包围。

兵哥和他的室友是一前一后从军医大学分来的。在此之前,他俩和我一样,对高原的了解仅仅停留在各种传说中。

兵哥大学时的教导员锦姐就告诉她,她当年在高原做军医的时候,内陆运来的小白菜绝对是待客的无价珍馐。锦姐青春的岁月,都留在了雪线上。锦姐目睹过军嫂在高原痛失爱子,本来母亲带着幼小的孩子上高原是与父亲相聚的,一

场感冒却夺走了孩子的生命,锦姐的眼泪与军嫂的眼泪流到了一起。锦姐因孕期流产,才选择了和丈夫一起回到内陆。在大城市的第4年,她生下一个女儿。临毕业,兵哥和周围的同学们一样,在一张大大的红纸上拿毛笔龙飞凤舞地写下志愿书:“去高原去海岛”。校园主干道旁,一张张悬挂的红色志愿书带着一颗颗赤子之心,在六月初夏的微风中轻盈舞动。最终,兵哥带着“优秀学员”的荣誉,去了高原。

兵哥的父母从川南赶来送他。父亲当年想当兵没当成,如今儿子军校毕业做了军医,哪怕到边疆上高原,父亲心里也是骄傲的,所以脸上一直挂着笑。母亲则一路神色担忧,她一个老同事的儿子军医大学毕业分到山沟,一待十几年,转业后却因技术不高没有医院要,最后去了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。丈夫拍拍她的肩,说她想多了,此一时彼一时。儿子则背着大背包笑着跳上汽车,还冲她打了个调皮的手势。

初到高原,兵哥沉浸在各种惊讶里,还来不及兴奋,高原反应如期而至。

“正常,我们刚来这里都得适应十天半月的。头疼,像有把大钳子夹着太阳穴,一个星期都睡不好觉。”说话间,兵哥随手指了指床头,那里挂着一根背包绳:“头疼得凶的时候,就拿它绑在额头上,这是汽车兵的经验。”几年过去,兵哥适应了高原,可偶尔也有“抽风”的时候。就好比,那次送一个急性腹痛的战士下线,虽感觉喉咙有些不适,总觉得无甚大碍,就没顾忌什么。谁知在“五道梁”附近“翻了船”,突然感觉喘不上气,整个脸膛憋得发紫,高烧骤起,一直烧到抽搐,险些送命。经过一通转运,到大医院抢救,兵哥在床上躺了将近一个月才缓过来。

三

兵哥几年间已经流动过三四个兵站了。他记得,每次流动,那些大得如鹰一般的乌鸦,三五成群,一路追随他坐的军车。兵哥一直保留日记的习惯。他记下了很多,青藏高原的日子,就鲜活在他的字里行间。但其中也有意无意地遗落了

不少,洒在岁月逝去的深淡印记里。

在一个兵站,小战士看着兵哥紫黑的嘴唇直笑。他告诉兵哥,他们曾经奇迹般地在院子里栽活一棵树。当年种它,大家甚至从家乡带土过来。转业复员的官兵临走,都会抱着那棵树痛哭流涕。

曾经,兵哥拖着轻飘飘的身体,踏进海拔最高的唐古拉兵站。楼里紧闭的窗后都有一盆燕子掌——碧绿的叶片镶着一圈红边,这让兵哥想起,锦姐跟他说过,自己20岁出头的时候,曾靠着房间里的暖气,在高原养了一缸美丽的孔雀鱼。在唐古拉,兵哥听说一位好军嫂的故事,一位女大学生为了支持爱人驻守高原,毅然辞去公职到农村照顾婆婆。他亲眼见到好军嫂的丈夫,一位高瘦帅气的四级军士长。在与那位腼腆的大哥攀谈的时候,一旁的小战士嘟囔,昨天夜里几头黑熊又到大门口徘徊,幸亏藏狗们勇敢。

兵哥捧着茶杯讲述的时候,一只卷毛藏狗在门口探了探头,我认出它是傍晚跟着兵哥去送狗的那只。兵哥笑了:“它跟我关系最好。”

“你想过改变吗?”我问。

“要不我怎么去读硕士?”兵哥说。在读硕士之前的进修中,兵哥看见,当年被分配到军区总医院的同学已经可以独立完成一些普外手术,自己却连站在手术台边协助的底气也没有。读大学时,兵哥的“解剖学”还是很出色的。临别,他对同学感叹:“要是大医院和基层能够定期轮换就好了!”硕士学位拿到,生活如常。兵哥还是回了高原,流动到海拔更高的地方。

“我最大的理想,还是希望将来能够站在手术台上,救治更多有需要的战友。”兵哥抬起头看向我,眸子亮晶晶的,“我相信,部队的人才培养政策,一定会越来越好。”

2021年初,我在山城再次偶遇兵哥,他博士快毕业了,主攻战创伤方向。他告诉我,几年前,他幸运地遇上了一“强军计划”,符合所有条件,已经在单位全力支持下继续深造。

“如今,大医院和基层交流已经成为现实,我准备主动递交申请……”军医成长的希望,就在前方。”兵哥很开心。



草原汉子(中国画) 贾浩义作

长征

第5169期

备:这一次,宁肯死在东北抗日战场,也不会再返苏联了。

深秋十月,东北已是大雪飘飞。蚀骨的寒风阵阵袭来,可是为什么,胸膛里的热血,仍然如火一般热烈!

一语成讫。赵尚志果然再没有回到大江那边。背后传来的枪响,最终结束了一条热血沸腾的年轻生命。

这一年,赵尚志34岁。那个化名“李育才”,长着一张娃娃脸,眉毛粗重,眼睛不大却灼灼逼人,嗓音洪亮而能言善辩,性子直、脾气暴,个子只有一米六,人人喊他“小李先生”的赵尚志将军,就这样走完了他壮烈的一生。

暗夜里刀光剑影,远去了指角铮鸣,而眼前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……大江东去,江风浩荡,站在黑龙江堤岸的“国际通道”石碑旁,不知怎么,我的耳畔突然回响起这样一首歌来:岁月啊,你带不走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……长江有意化作泪,长江有情起歌声,历史的天空闪烁几颗星,人间一股英雄气,在驰骋纵横……

我一边望着眼前这条巨龙蜿蜒而去,一边不由得在想,世上那些不朽之人,即便是已化身成灰,也会将这不朽封存到许多人的心里去,并且在无尽岁月里让许多人一遍遍忆起他来……

黑水滔滔,不舍昼夜东流去。英雄们的灵魂总是与翻卷不息的江河波涛同行。我相信,大江流经的地方,必有鲜花盛开。而谁又能否认,那一片连着一片的耀目的花红,不是受到了英雄之血的浸染呢?



大地高度

■龚学敏

四川通江王坪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,长眠着25048名红军烈士。

——题记

高呼“平分土地”的人们长眠在自己的土地中
像一行行刻在土地上的
标语

墓碑上最血红的一滴,缓缓浸入中国历史。云一沉
整个陵园铺满白色菊花,我们是沾着露水的那些致敬

大地的布,包裹着25048句用青春喊出的口号
生根,发芽,结汉白玉的果实如同群山
成为大地的高度

大地说这里是钢铁,他们便聚集在这里
大地说这里是理想,他们便成为松树,成为理想中的理想

枪声已然冷却,石头上的标语被风吹着,口号仍在大地上传颂

坡上山梁

■王爱民

一座村子
柏树还在,慢慢沿山坡走上山梁

鸡叫白了拂晓
油灯守住内心的明亮
石磨磨出黎明的香甜
黄土小路欢快地通向泥房

长凳上坐满拉家常的人
头戴五星的,跟粗布衫的乡亲们没有什么两样
枪杆和锄头的心贴在一起
朴素蕴藏着光和力量

燎原星火

■程云海

挑起梓枰
一道道涟漪向着远方
掀起眉头
一面面红旗擎得更紧
有八角帽和五角星
再大的风也吹不落
吊脚楼上的马灯

竹楼以及燎原的星火
映着雪山,也映着草地
读一遍手书的《清贫》
再听一听《义勇军进行曲》

从井冈山到延安
谁量过直线距离
这些吃草根穿草鞋的人
却不怕走烂脚底

向远方进发

■刘金富

红军突破腊子口天险,有一位小战士用生命为战友开辟一条血路。

——题记

藏满炮声的绝壁上
小红军用带钩的长杆
沿着惊雷的缝隙,从胶着的黑夜里
将生死攸关的危局
一丝一丝,钩出战机
随后,又把手榴弹
与自己一起点燃
扔进猛兽般的碉堡
将战火,炸开一个缺口
用17岁的花季
铺出前进的血路

他刚参军不久
只跟随部队
经过云南贵州和四川
战友们都叫他“云贵川”
因不知道他的真名
大家只好揶揄他的青春
走完了二万五千里后
又继续,向远方进发

老兵

■张一凡

“军装是军人的象征,更是军人不能割舍的一部分……”

从镜子中,我看到小冉爸爸那张沧桑的脸,变得光彩照人,说话好像也格外有力量。

“叔叔,您当过兵吧?”他没有回答我,只轻轻点了点头,并提出去训练场看看。训练场就在不远处。哪知到了训练场,他突然喊起了口号,齐步走了起来!这让在一旁愣神儿的我有些措手不及,下意识地跟上了他的步伐。那一刻,他迈开大步,努力摆动着手臂,整个人都散发着一股自信的光芒,仿佛一下子年轻了几十岁。就这样,我和他足足走了100多米才停下。他喘了几口粗气后松弛下来,又变回了那个年过五旬有点沉默的中年人。

已近中午,我想留他在食堂吃饭,他一再推辞。我只好陪着他向校门口走去。在路过升旗台时,他又禁不住停下脚步,望着飘扬的国旗,眼神里闪烁着光亮。一缕微风吹起了他的衣领,他仔细整理了一下着装,随即喊了一声:“敬礼!”我被吓了一跳,迅疾和他一起朝着飞扬的旗帜敬着军礼。他那神采飞扬的样子,仿佛就是一个身穿军装的年轻人。

“礼毕!”他缓缓放下敬礼的右手,泪水突然顺着脸颊滑下去。他轻抹了一下眼角,说了句“不用送了”,便头也不回地向门口走去。

“你和小冉要加油啊!我们老了,祖国的未来要靠你们年轻人!”他突然转过身,朝我挥挥手。望着他的笑脸,我竟有些动容。对于这个根本谈不上熟悉的“老兵”,我所能表达的只有深深的敬意与尊重。

他远去的背影,仿佛戎装在身,依旧那么挺拔。我知道,那是军装刻入一个老兵骨子里的缘分,纵使历尽千帆,在茫茫人海中仍能一眼认出。

感念

升华,情感的诗与远方

一个周日上午,我突然接到小冉电话,说她爸爸出差路过北京,给她带了些东西,可她还在边防参加慰问,让我去校门口帮忙取一下。

我赶紧穿好军装往外走。在距大门50米远的地方,我注意到一个身材偏瘦的中年男人,头发虽已花白,穿着也很朴素,但站姿却异常笔挺,手里提着好几个袋子。我想,那大概就是小冉的爸爸。

上前打过招呼,简单寒暄,我接过他手中的袋子。他向我表示感谢后,便转身离开了。

他大步流星的身影,颇有几分当过兵的样子。提着东西,我正要去校园走时,忽听小冉爸爸在背后喊我。

“能进你们学校看看吗?”他使劲挠了挠头,“实在不行就算了。”还没等我开口,他赶紧又补充一句。我先是一愣,随即点头。见我同意后,他开心地笑着,一把从我手上抢过那几个袋子。

在门卫登记后,我们走进校门。

把东西放回宿舍,我便带着他去参观小冉平时练功的教室。在空荡荡的大教室里,他静静地发着呆,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。我顺势拿出手机,让他和小冉她们在这里训练的合照。他粗糙的大手在手机屏幕上轻轻摩挲着,望着屏幕上的小冉,嘴角露出灿烂的笑容,随后眼中又泛起了点点泪花。

“小冉她们训练很苦吧?”他的声音有些沙哑。

“嗯。”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“这孩子从小就要强……”他自顾自地说着,嘴角时不时漾起一丝微笑。我不想打断他的思绪,便对着舞蹈室中那面硕大的镜子,整理起了军装。

记忆

怀念,传递精神能量

在我看来,从没有一条江比黑龙江更加雄阔、豪迈,更加苍凉、悲壮的了。黑龙江流经的黑龙江省,是一个多民族散杂而居的边疆省份,全省共有53个少数民族,其中世居的有鄂伦春和鄂温克等10个少数民族。

此前我不止一次地想过,以一省之辽阔,用一条江来命名,这是造物主多么大的恩泽与眷顾呢!有这么大一条江依偎着,那些生活在大江两岸的人们又该是怎样的幸福与安逸呢!

遗憾的是,我在省内从军的整整20年间,却与它未曾有过一次近在咫尺的依傍与亲近。

机会是在这一年夏天到来的。一次机缘巧合,我与几个好友相约到小兴安岭北麓一个叫嘉荫的地方,躲避难耐的暑热。嘉荫,源自满语,把它翻译成汉语,便是“桦皮船”的意思。不过,将嘉荫作为县名,也是后来的事,早些时候,人们把这儿叫佛山。

东北夏日的阳光也是十分的暴烈。这天,赶在太阳落山之前,我们到不远的黑龙江江边观光。从辽远天空一泻而下的阳光,宛如一束束密集而耀眼的金色流苏,铺天盖地,散发着炫目的光彩。这些年在城里待久了,即便赶上艳阳高照的大晴天,我也总会产生一种错觉,以为泼洒在城里的阳光,与我在东北当兵的那个地

大江流经的地方

■章村

方的阳光是不同的。也许这只是个人单纯的印象,然而就是这种印象,让我觉得城里的阳光像是一块陈年的旧粗布,每每携带着一种若隐若现的尘埃味儿。而此时江边的阳光则不然,它恰如一匹新织的丝绸,又经过江水的这番漂洗,所到之处总让人嗅出一种野薄荷样的清香。

从住处到江边,大约步行十几分钟的样子。及至站在江岸,一眼看见那条横亘于此的大江迅疾流过,一颗心突地又欢跳得不能自抑了。我一边叨念着,“这就是我梦想中的黑龙江了”,一边举目它的来处与去处。只见它于一片熠熠闪烁的阳光里,宛若一条蛟龙由远至近呼啸而来,那不舍昼夜向前奔流的一浪一波,仿佛正低声吟唱着一首不眠不休、感天动地的世纪乐章。那一刻,我的双眼竟含满了滚烫的泪水。

江风舒爽,人们一边有说有笑地沿江岸漫步,一边顾盼着两岸风景。不知走了多久,蓦然望见一处堤岸上竖的一块碑石,写着“佛山——萨吉博沃国际通道”字样。我这才知道,几十年前那个寒冷的季节里,抗日民族英雄赵尚志与其同行者,就是由此过江赴苏寻求帮助的。刹那间,我感到内心仿佛被什么东西狠狠撞击了